



沿着紅軍战士的脚印

宋之的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沿着紅軍战士的脚印

宋之的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1/2 印張 44,000 字

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40,000

書号 947 地理 35

定价(6)二角四分

目 次

英雄的城·····	1
井岡山速寫·····	8
訪中央革命根據地·····	17
五嶺風雲·····	23
人民的懷念·····	27
滇西行·····	32
安順場——我國近代史的見證人·····	44
草地頌歌·····	61

英雄的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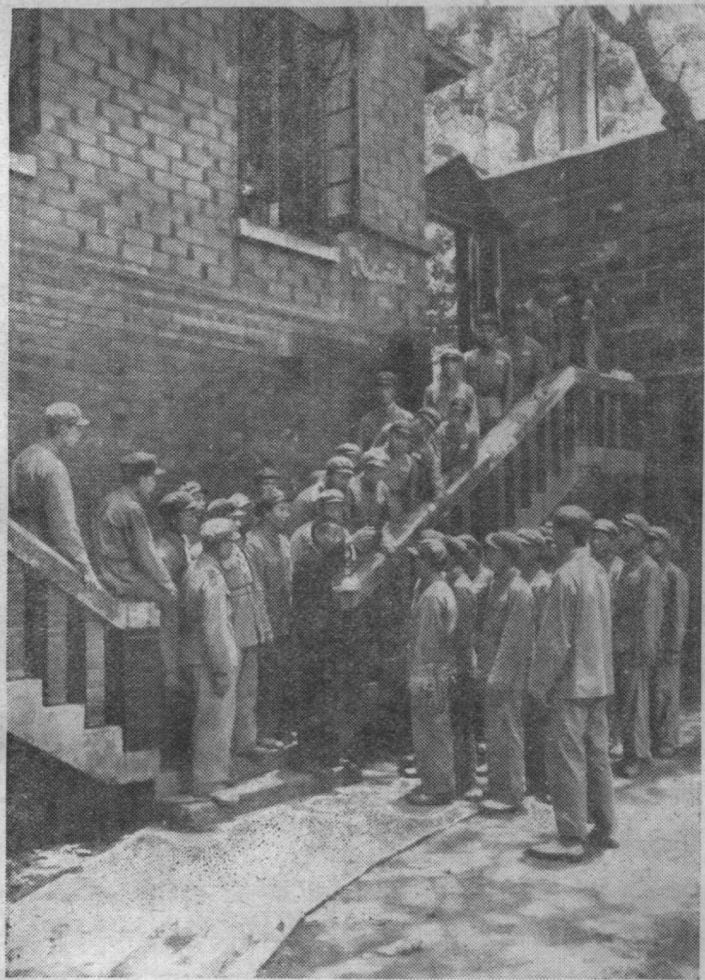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黎明，在南昌市原府學前街江西大旅社的樓上，昇起了第一面紅旗。從那時以後，這被古代詩人頌為“襟三江而帶五湖”的洪都舊府，就不再向來訪的遠客，介紹著名的佑民寺內的三萬六千斤銅了。它現在具有了足以自豪的一切條件，這是個英雄的城。

八一起義的總指揮部，是個四層樓的房子。這房子在今天，當然不算什麼，但它在當年，卻是全市的制高點，是市內唯一的一所巍峨的大廈。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藉以誕生的富有歷史意義的大廈，經過了近三十年的嚴酷歲月，幾乎並沒有什麼改變；只是小天井裏的桂蘭香和梧桐樹，已長的高過樓外的短牆了。今天，你登上樓頂，依然可以極目遠望：只見這個英雄的城南帶福河，東枕贛江，美嶺蔥鬱，煙波浩蕩！有數不盡的雄鷹，正從江面飛來，環繞着古老的繩金塔迴旋翱翔。而緊鄰着這座也許是建於千百年前的古塔，一個容量六百噸的坐落在工業中心的水塔就要完工了，它那巨大的軀體直沖霄漢。自從公元六七五年，王勃偶然寫下了“滕王閣序”以後，這個城市，曾一再給人歌唱過；但沒有什麼時候，它有过像今天這樣的雄偉的氣魄！一列一列的火車在原野上急馳，滿載建設物資的汽輪正在攏岸；城郊正迅速的向遠處伸展，望不斷的鼓風爐在閃着火光。……沒有什麼時候，你會這麼強烈的感到祖國

建設的脈搏在你的心頭跳蕩。

起義時戰士集合的地方，原本是個廢圃。現在，它已變成濃蔭覆地花木繁茂的八一公園了。當年，戰士在這兒呼完口號，就投入激烈的戰鬥了，沒人設想這個荒廢的曠場將來會變成什麼！但現在，當我們在這個動人的公園裏徘徊的時候，孩子們卻在我們背後自豪地指點着：“參觀我們的新八一公園來了。”朱總司令起義時的司令部，現在改建為八一保育院，變成培育下一代的幸福的樂園了。保育院保留了總司令那間發佈起義命令的小屋，在小屋門外，新栽了一個美麗的花壇。當你站在这間簡潔的小屋廊前，默默地嚮往着英雄往事的時候，繞着花壇遊戲的孩子，就天真地向你招呼：“叔叔們好！”“叔叔們再見！”小主人們都知道，誰在這間小屋裏思索過，思索過他們的幸福和歡樂！他們親熱地叫他：“朱老伯伯！”起義時賀龍元帥的故居，在子固路二百四十五號原中華聖公會內，對面就是卑劣的匪軍朱培德的司令部。這是最後解決戰鬥的地方，聖公會臨右側第一面窗的樓角，還遺留着當年機槍射擊的痕跡。你走近賀龍元帥住過的那所幽靜的小樓，一個看來很矜持的人就會走出來迎接你。他是居停主人，隨手帶着兩個精緻的茶杯。他低聲告訴你，這是賀元帥退出南昌時遺下來的。主人是個虔誠的宗教徒，但他肯定的說：他之所以保留了這兩個茶杯，是因為他深信，賀元帥有一天會回來的。無神論的共產黨的將軍沒有辜負這位虔誠的有神論者的期望，二十年後，他的戰士打回這個英雄的城市來了。

我並不是第一次訪問南昌。



一九二七年八一起義時，賀龍同志曾在这个台階上指揮部隊向當時的反動軍隊發起攻擊。現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，經常有人民解放軍的戰士來參觀。

（傅軍 辜協卿攝）

一九四九年，在那些振奋人心的、百萬雄師下江南的日子裏，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底一個戰士，我曾經到過南昌！那時候，南昌雖然是令人景仰的，但卻遠不能說是可愛的。南昌才熬過了自已的苦難，你走進的彷彿是一個貧窮、萎縮、衰敗的人家。我不記得在這個城市裏有什麼樹木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它是乾枯的。我不記得在這個城市裏有什麼像樣的街道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它是泥濘的。美麗的東湖，從來都是南昌市民的驕傲，那時候已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臭水坑，城市裏的垃圾都順着下水道注入這個湖底了。現在，解放不過五年多，當我又來到南昌，我忍不住一再激動的問我自己，我是不是真到南昌來過？不知是從哪一天起，南昌市的公民們，湧來了一股熱情，他們對種樹發生了興趣。幾乎是家家、戶戶、老人、孩子都種樹，今年春季，一種就種了十萬八千六百四十九棵樹！南昌綠化了。去年，八一公園以外，又開闢了一個新的公園：它比八一公園大八倍！東湖的臭泥排出了，下水道去了它應該去的地方。你走上南昌的街頭，你沒法認清它往昔的模樣。寬闊的馬路旁邊是一排排的巨大的玻璃櫥窗；飾有彩飾的圖牀在碧綠的東湖湖心裏蕩漾。

富大有圩堤，是沿贛江的江防大堤。它關係着南昌和南昌鄰近各縣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。但在四九年，當你走上這條大堤的時候，你會清楚的感到：它是絕對不安全的。大堤被蔣賊幫棄置已久，以致它那癱瘓的怪樣子，連任什麼人也不敢信賴了。它看起來即將崩決，而事實上，有些地段已經崩決了。那正是洪水的季節，你站在堤上外望，富庶而廣闊的原野

裏是一片汪洋。人民賴簡陋的小船互通着來往有無，而有些村鎮，則只見村頭樹梢上繫着的小船，連房頂的煙囪都望不到了。在這種悲慘的時候，蔣賊幫關心的卻不是如何援救被難的人民，他所關心的，是如何才能在人民中挑起那野蠻的封建性的械鬥。封建統治階級，為了緩和階級矛盾，也為了從中漁利，是很喜愛挑起這種各姓氏、各宗族之間的械鬥的。械鬥，像瘟疫一樣統治着江西人民，統治了幾千年。那時，當我們走上富大有圩堤的時候，我們不只是看到了堤下那滾滾的濁流，我們也看到了躺在堤上的那在械鬥中被受害者的屍體。但今天，這種悲慘的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還在解放之初，黨就號召人民，發揚南昌人民的革命傳統，為重建富大有圩堤而鬥爭。這一關係着全體人民的利益的響亮的口號，立刻在人民中激起了巨大的勞動熱情，富大有圩堤在幾十萬勞動人民的非凡的英雄戰鬥中，很快就重建成功了。一九五五年，當我們重上富大有圩堤的時候，它那種怪模怪樣不見了。雖然還比不上西湖白堤上所謂三樹桃花一樹柳那樣的雅緻秀麗，但新植的楊柳已經垂枝，梧桐葉已結實，居然也很能夠迎風撩人了。在重建富大有圩堤的鬥爭中，流傳着多少感人的英雄故事啊！有一個故事說到了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女社長，她今年二十六歲，在最緊張的時刻，在狂風驟雨下，她挑土、運石、裝土包、堵口，一個人從事幾個人的勞動，保證了堤岸的安全；而當堤岸看來還是要決口的時候，她一下子撲到了缺口上，用自己的身體堵住了它！

在各項革命鬥爭中，南昌婦女都走在最前列。在偉大的

抗美援朝運動中，廣大的勞動婦女用開荒、種菜、養魚、縫紉、賣西瓜、洗衣服、打石子等等的增產節約方式，捐獻了九萬二千三百七十五萬元。她們並舉行了千元運動（舊幣），即每人要節約捐出一千元的運動，支援朝鮮的受難的姐妹。在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名的時候，她們徵集了五萬三千六百二十六人，而到了一九五五年，在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的簽名運動中，數字一下子激增到一十八萬！

我記起在南昌革命歷史博物館陳列着的一張革命文告，文告是一個革命的婦女團體出的，上寫着：

希各蘇區廣大的勞動婦女羣衆，一致於“三八”這一天，全體動員，拿一根武器，在各區中心地點舉行全體武裝遊行示威大會。

我想，這很像她們的性格！

著名的滕王閣，已隨江岸的崩坍而不再存在了，今天，在某一牆角，它只剩下一塊小小的快要湮滅的界牌。但我們現在卻有了寬十公尺、長達一〇七七公尺的橫跨贛江的雄偉的八一大橋。站在大橋上面，你同樣可以感到王勃在滕王閣上所感到過的那樣雄大的胸襟和氣魄！你不僅還同樣可以看到“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”的壯麗的景色，你同時還可以看到，贛江兩岸堆集如山的木材，和一眼望不到頭的無數崛起的工廠的大煙囪！解放以前，南昌不過是一個古老的消費者的城市，只有一兩家可憐的小小加工廠，現在它已經有了一個擁有五萬紗錠的紡織廠，近代規模的柴油機廠、江西機械廠、水泥製造廠、化工廠、江西造紙廠，和無數正在擴建和新建的巨大的工廠了。

八一桥畔，豎立着各廠工人的壁報牌。工人階級，在五一勞動節提出了响亮的革命競賽口号：

“我們要把我們的廠，办得跟我們英雄城市一样的有名！”

井岡山速寫

井岡山上望台灣，
高高矮矮萬重山；
高山阻得風和雨，
難阻人民心相連。

這是井岡山人民的山歌。在井岡山上，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，特別响亮。

井岡山山高林密，是一座壯麗、雄偉、險峻的山。這座山，北可以出寧崗，直達南昌，逼近長江天險；南可以下遂川，俯贛州的側背，伸入廣東；東可以據永新，以贛東南為依托，拿下福建；西可以佔酃縣，北擊長沙，南臨衡陽，控制湘、桂、粵三省的咽喉。我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，是可以向四面八方伸展的。井岡山的形勢非常險要，山的周圍，有五個主要的哨口。五個哨口，像五座大鐵門，封鎖着井岡山上下出入的道路。這五個哨口是：南部的硃砂沖，這是在半山腰用人工劈開的一條崎嶇的山口。只能容一人通行，上下都是絕壁，無法攀援。絕壁上蘆葦和荊棘叢生，古松倒掛；下望深不可測，行州河的水聲，在谷底發着野馬奔騰似的巨響。東路的桐木峯。這個山口，從山底到山頂，要攀登二千九百級筆立的石級，每一石級的間隔約有一尺五寸高。這是真正的望天台。石級兩旁都是深山中才有的葉寬如掌的蘆葦，蘆葦有兩人高，糾結纏繞，使路都難

以辨認，只有人才勉強能够通行。北路的八面山。八面山是制高點，山高而且寬，佔了八面山，可以俯瞰寧崗和羣山的動靜。西路的汪洋界和双八石。双八石是兩個陡立的山峯中的一個小口子。它由兩塊奇怪的巨石合成，中間只留下了可容一人通行的小縫。據說，當年守山的紅軍，主要就是把守這五個哨口。五個哨口都經過無數次的激烈戰鬥。當地人民回憶說，這五個哨口從來沒被白狗子攻破過，白狗子第一次進佔井岡山，是從八面山斫斷了森林，偷偷潛入的。現在，在八面山的哨口上，還遺留着當年紅軍的哨口工事。哨口到今天還傳佈着不少的英雄故事，井岡山人民，對這些哨口，有着強烈的感情，有着親切的憶念。實際上，人民也就是這些哨口的守望者、支援者、建造者。人民到哨口送飯，抬担架，運送子彈，進行慰問，唱山歌。人民在滿山遍野裏斫竹子，把竹子削尖，用熱沙子炒過，從山脚插到哨口，擺下了尖刀陣。多少英雄往事，多少勝利和犧牲，和這些哨口联系着呀。

我們經硃砂冲哨口，進入了井岡山。

在當年紅軍戰士走過的這條路上，只見：鳥語迎人，飛泉撲地。懸崖下蘆葦叢生，曲徑上淡藍色的馬藍花當道。遠處山坳中，朶朶的映山紅紅遍了山野。老橡樹下，經年見不到陽光的地方，敗葉已經枯朽了，正不知經歷了多少歲月。而向陽的地方，有一種當地人民叫做結子樹的，却盛開着千萬朶乳白色的小花。在眼下，起自山隙的煙雲正在山半腰繚繞；從谷底，伴隨着驚濤駭浪的聲音，傳來了漂木者的喊聲。

井岡山，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時代。井岡山的人民，幾乎

人人都有着一个不平凡的故事。下面这一个故事，是一个人的也是全体井冈山人民的典型故事，它能够说明井冈山區人民生活的变化。

罗梅齋，今年六十五歲了。她的丈夫，在土地革命時代，是紅軍的担架隊。她當時有四个兒子：秀林，十九歲；福林，十三歲；康林，六歲；天林，四十天。在她怀着天林的時候，她的丈夫在作战的時候，中了蔣賊幫的埋伏。他在被俘以後，當場就被打断了一条腿。隨後有人送信來說，她丈夫还活着。这位四个孩子的母親，不知道这是一条計，她派了秀林和福林去抬。孩子們一去就沒有回來，他們被捉走了，被殺害了。母親並沒有被这种殘忍的行为嚇倒，丈夫和兒子犧牲以後，她自己挺身站出來了。罗梅齋代替了丈夫，走上了他的崗位。她往八面山上的哨口給紅軍战士送粮食，送飯，回來就抬担架。有一次，甚至措回了一挺水机關，献給了毛主席。但不久，陰雲遮上來了，敌人佔領了井冈山。這時候，她遺腹的孩子生下來才四个月。敌人对井冈山人民的仇恨，可以用當時敌人所提出的这一殘酷政策來形容，那就是：“石要过刀，毛廁过火，人要換种！”他們是連井岡山上的石头都要斫一刀的。这个母親抱了两个孩子逃入了山林。沒有幾天，六歲的康林因为寒冷，驚恐，和飢餓，就死在山林裏了。接着，蔣賊幫縱火燒掉了她的房子。經過了这些苦難以後，罗梅齋再沒有力气奶她的孩子，也沒有奶水奶她的孩子了。才生下四个月的最後一个小孩，也就這麼活活餓死在她的懷裏了。这个母親沒有了指望。她投河也投过，吊頸也吊过，割喉管也割过；但不知怎麼，她每

一次都給人救下來了。她逃下了井岡山。她逃到寧崗，她給人家僱工，拾柴，有時討飯，就這麼苦苦地熬過了十八年。在這十八年裏，她也碰見過一些好心人，其中一個，是個裁縫，名叫尹師傅。這個好心人一直關切着她，雖然連他的大名叫什麼，她都不知道。但名子有什麼關係呢？它不過是個記號吧了，他們彼此相知，這就是了。他們沒能力正式結婚，也不敢正式結婚，但他在實際上却是她的唯一的親人。十八年以後，毛主席的隊伍回來了。她的親人不是一個，而是千萬個了。她受到了親人們的關懷，又搬回井岡山住了。現在，她領了一個十九歲的兒子，在六十三歲上，和六十五歲的尹師傅正式結了婚。她眉開眼笑地告訴說：她沒有錢，毛主席救濟了她的錢；她沒房子，毛主席給她蓋了房子；她沒有耕牛，毛主席救濟了一頭耕牛；她沒有田，毛主席給她分了田……

現在連丈夫和兒子都有了，她真是什麼都不缺了。

解放以後人民的情緒，可以從下面這首山歌裏看出來。這是一首新娘子唱的歌，但幾乎大人小孩都會唱：

解放以後喜事多，

灶前灶後打山歌；

阿公聽到張口笑，

阿婆聽到也來和。

但井岡山人民，却不是沒有困難的。蔣賊幫是大災星，二十年來，給井岡山人民造成的災難，是說不盡、也數不完的。井岡山一個顯著的特徵是人口少。特別是青壯年，更少。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在童年的時候，正趕上了蔣賊幫的侵佔，他

們之中，只有很少幾個長大成人，幾乎給蔣賊幫害絕了。田地荒廢了，房子燒光了。連吃飯的鍋，碾米的磨，都給蔣賊幫搶下山去了。現在，據說，寧岡還有些井岡山上的鍋，井岡山上的磨，沒找到主呢！解放以後，有着偉大的革命傳統的井岡山人民，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為了克服那些悲痛的日子裏所造成的災難，進行了頑強的鬥爭。百分之九十的農戶，已經組織起來，參加到合作互助的組織裏了。在一九五三年的時候，井岡山還缺糧，需要從永新往山上調糧食十五萬斤，到了一九五四年，糧食不僅再用不着從外面調，已經可以餘糧十萬斤了。到一九五四年，全區共開荒一七二〇畝，蓋房子九百八十一間，修房子三百七十五間。受害最重的大井村，百分之九十的房子都重新修建起來了。現在，井岡山上有了信用合作社，有供銷合作社，有井岡山小學，有衛生所，有接生站，井岡山繁榮起來了。在茨坪，井岡山英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鄒乙桂，向我說：從前茨坪鄉只有三戶够吃，一戶是地主，兩戶是中農。五四年，全鄉已經有二萬多斤餘糧賣，三十多戶有富餘，除了一戶，因為過去亂搞還有些積欠外，生活都沒有什麼困難了。

鄒乙桂社長的房子，曾給蔣賊幫燒過七次，現在也重新建造起來了。

門前，是一道小溪，小溪上，有獨木橋。據說，彭德懷元帥，當年，在擊敗並驅逐了第一次侵佔井岡山區的蔣賊幫後，就曾坐在这个橋頭，親手給老鄉們發放救濟費。凡是从山上逃難回來的老鄉，只要經過這座橋，彭德懷元帥就親手發一塊

花边，說幾句親切鼓舞的話。很多老人，在回憶到这件往事時，還不禁感動的流淚呢。

年青的社長，在介紹過他的合作社以後，忽然問我：

“你看我們井岡山的前途怎樣？能不能劃為遊覽區，够不够条件？”我正在想的時候，他又補充說：“我們有很多泉水，我們稻田裏就都是泉水。”

我想，井岡山要劃為遊覽區，這不僅是井岡山人民的，也是全國勞動人民的幸福。井岡山不僅是雄偉和壯麗，而且，又是多麼实际的對人民進行階級教育，革命傳統教育，愛國主義教育的聖地啊。但，井岡山要成為遊覽區，却還需要創造条件，比方說，交通条件，電力条件，革命歷史遺跡的研究、標示、恢復和整理的条件。我把我的意思告訴鄒乙桂了。他眼睛閃亮的說：“我們會創造条件的。”

毛主席在大井的故居，早給蔣賊幫縱火燒光了。現在，廢墟上只剩下了一堵短牆。這堵短牆，是井岡山人民的驕傲。每一個人，站在这堵短牆下面，都會在心裏湧起幸福的回憶。他們回憶着毛主席坐在哪棵樹下看過書，在哪條田埂上散過步，站在哪塊石頭上講過演，在哪堵牆壁上題過詩。他們傳說：有一次，主席在拿山，敵人把拿山包圍了。戰士們很着急，勸主席趕緊離開。但主席不肯馬上走，他在敵人近逼的時候屹立不動，情况越來越危急了，每人心裏都捏了一把汗。忽然，深山裏昇起了濃霧，把主席和周圍的敵人隔斷了。敵人不知虛實，不敢進攻，而被包圍的人們，就在主席的指揮下，毫無損失的從容不迫的退出戰鬥了。

那堵短牆後面，有兩棵焦枯了近二十年的海羅杉。最近，這兩棵被烈火燒成了奇怪形狀的樹，在它們那禿禿的枯枝上，忽然奇異的茁出了新芽。這以前，不知是什麼鳥兒，銜來了一顆當地人民叫做榨樹的種子，寄生在這縱火者的見證人身上。現在，它枝極繁茂，正盛開着有着淡淡清香的白色的的小花。我們採下了這樣的一些小花，把它帶回茨坪，獻在紅軍烈士紀念塔的壇前。這座烈士紀念塔，雄偉的面向着山口，建築在井岡山小學旁邊的一座小山頂上。當我們在壇前默默地向紅軍烈士致敬的時候，小學校的小學生們，正在塔側栽植着冬夏長青的馬尾松。我走近一個姑娘，搭訕着問道：

“你是什麼人哪？”

“井岡山的勞動人民！”她斜了我一眼，十分生氣的說。

我知道我是問了一句辭不達意的愚蠢透頂的話，井岡山的人民，是非常自豪的。

其後我知道，這個小姑娘叫做羅宜嬌，解放以前，是個童養媳。非人的童養媳生活，並沒有磨盡她的天真。她看起來是瘦小的，但卻很美麗。土改運動中，她掙脫了童養媳的鎖鍊，早晚在家裏打米、挑水、斫柴、放牛，白天到井岡山小學學習。她帶我們參觀了這個以井岡山為名的新創立的小學，我發覺，這個小學的壁報上，幾乎每一期，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寄給井岡山小朋友的信。來信最多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叔叔們，戰士們熱情的向小學生鼓勵着：“你們生長在井岡山，是光榮的。希望你們努力學習，要無愧於井岡山的英雄稱號。”

壁報上，還發表着很多小朋友寫的，對於紅軍烈士紀念塔